

经典·新阅读

读懂黑格尔的第一本书
精神现象学

(德)黑格尔◎著 段远鸿◎译

人类思想史上最惊人的大胆思考之一
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马克思语）

《精神现象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人生要勇敢地面对和战
矛盾，经历各种磨难，以达到主客融合、人物一体的
世界。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经典·新阅读

读懂黑格尔的第一本书 精神现象学

(德)黑格尔◎著 段远鸿◎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懂黑格爾的第一本书:《精神现象学》/(德)黑格爾(Hegel, G.W.F.)著;段远鸿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13-2230-2

I. ①读… II. ①黑… ②段… III. ①黑格爾,
G.W.F.(1770~1831)-现象学 IV. ①B516.35②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036837 号

读懂黑格爾的第一本书:《精神现象学》

著 者 / (德)黑格爾

编 译 / 段远鸿

责任编辑 / 严晓慧

责任校对 / 李向荣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17 字数/202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230-2

定 价 /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序言

一、当代的科学任务

不少哲学著作作者习惯在序言里阐述自己的著述目的,触发著述动机的环境,以及与同问题、同时代的其他论著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声明不仅仅看起来是多余的,而且就一部哲学著作的性质来说甚至是不合时宜、不合目的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有误导之嫌。

哲学之所以存在,在于普遍的因素中包含着特殊。我们尚未占有客观的具体事实,尚未占有这门科学的实质内容,这样一个收集起来的知识材料的堆积实在没有权利被冠名为科学,对其进行谈论的过程和结果是没有本质意义的。同样的,对某一哲学著作与讨论同一对象的其他论著所具有的关系进行规定,这种行为不把不同的哲学体系理解为真理的前进发展,而宁可只看不同体系中的矛盾。如此一来,就容易把真理与谬误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矛盾,而不知道在其中认识相辅相成的环节。

同样,对这一类说明的要求以及为满足这些要求所作的努力,往往会被人们当成是哲学的主要任务。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行为不是在掌握事情,而是在脱离事情;这样的知识不是寄身于事情,献身于事情,而是从未离开其自身,只会使真理知识的关键所在为之模糊不清。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目的本身是僵死的共相,结果则是丢开了倾向的那具死尸。

在文化的开端,或者说人类开始争取摆脱实质生活的直接性时,一直是通过获取普遍性原则和观念的知识来进行的,争取第一步达到对事情的一般思想,根据理由给予其支持或反对,按照其规定性去理解它的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并对它作出有条理的陈述和严肃的判断。但是,这个开端工作很快就得全面让位于现实生活的严肃性,因为这种严肃性使人直接经验到事情自身,并且深入到事情更深的意义层面,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和判断就会在日常谈话中保有它们应有的位置。

只有真理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真正的形态才是真理的科学体系。我在本书中所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哲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是真实的知识。知识必然是科学,要对这一点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只有依靠对哲学自身的陈述。如果我们抛开个人的和个别情况的偶然性,而以一种一般的形式来理解,那么它和内在的必然性就是同一个东西,时间呈现它自己发展环节时所表现的那种形态,哲学就确实被提升到了科学体系的水平。

当我肯定真理的真实形态就是它的这种科学性的时候,我知道这看起来是与某一种观念及其一切结论互相矛盾的,因此有必要就这种矛盾作一个说明,即使这个说明只不过是与它自己所反对的那种观念是一个直接的断言而已。但是,我们绝不是用概念去把握,而是该予以感受和直观;应该用语言表达和应该得到表述的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对绝对的感觉和直观。对于这样的一种要求,如果我们从更一般的背景来考察它的出现,并且就自觉精神当前所处的发展水平来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自觉精神已经超出了它的这种直接性,而主要是再度通过哲学把它丧失了的关于存在的充实性和实体性恢复起来。由于这种要求,这里就会有一种急躁的努力和焦灼的热情在自觉精神的行动之中,那就是想使人类从其沉溺于的感性的、庸俗的、个别的事物中解救出来,盼望着能从抽象的神圣

事物那里获得一点点的感受,从而由此获得新生。

而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似乎与之恰恰相反。这种接受上的轻易满足或给予上的如是吝啬,并不符合科学性质。把多种多样的生活和思想加以模糊,而去追求一种模糊不清的享受,只会找到一种借以大吹大擂、自命不凡的工具,但哲学竭力避免想成为这种有启示性的东西;这种拒斥科学而自我满足的态度,自以为居于精神正中心和最深处,藐视规定和确认,故意回避概念和必然性,只会导致精神漫延到有限世界的纷纭万象之中,而没有一种力量把多样性团聚在一起,这种空洞无物的深度比肤浅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当这样的精神委身于毫无节制的热情,佯言已经把自身的特性沉溺于本质之中,并佯言是在进行真正神圣的哲学思辨,那么这样的精神会给自我意识披上一层不理性的面纱,并放弃了所有的理解力,自以为在地隐瞒事实,自欺欺人。

此外,精神从来没有静止不动,而是永远在前进运动着。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期。人类的精神已经跟旧事物的秩序决裂,跟旧思维方式决裂,着手进行着自我转变。只是科学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一点务必牢记于心。精神慢腾腾地、静静地向着新形态发展,开端乃是四处蔓延的、形式多种多样的,它的内容还没有从细节上详细描述和展开,因此最先呈现出来的是它的直接性和一般性,而抽象、全体、实质上的实现只有待到当所有先前的形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且在新的意义中发展和形成后才能达到它的现实。由于在新的形态里,意识看不到内容的展开和特殊化的过程,更看不到将诸差别加以准确规定并安排出其固定关系的那个形式的发展形成过程。没有这种发展形成过程,科学就缺乏普遍理解的可能性,而只存在于它的概念和内在本性中。科学只有在形式上完全规定才是可知性的、可被理解的,并且是所有人能够学会和拥有的东西,科学的内在本性才会被发现。在这里,知性就

是思维,是纯粹的自我,而通过知性达到理性知识乃是向科学靠近的意识的正当要求,能使非科学的人步入科学领域。

既然科学开始时在内容上还不详尽,也没有达到形式上的完美,所以免不了会受到谴责。但是如果这种谴责牵涉到科学的本质,那就很不公平了,这就如同不愿意承认科学有继续展开的必要之不合理是一样的。谴责科学不完全与反对科学继续发展显然相互对立,表现为一方炫耀其材料的丰富性和思想的可理解性,另一方则极力藐视这一切,而吹嘘直觉的理性和神圣性。或是出于真理的力量,或是慑于对方喧嚣的声势,前者现在总算归于沉寂,但考虑到那些要求是正当的,他们并未停止过上述要求,不断失望时才会表现为厌倦和冷漠的。另一方有时确实能够方便地在科学内容上作出巨大的拓展,看起来他们仿佛被置于绝对理念的包围之中,并且已成功地发展为一门开展了的科学。然而,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谓的开展只是同一理念无具体形态的简单重复,只因为理念外在地被应用于不同材料而获得了一种外表上的差异。这种千篇一律的、抽象的普遍性是一种单调的形式主义,这种非现实的空洞形式下的普遍理念被赋予了一切价值,即一切都是一,比如 $A=A$, 根本无力抓住和把握绝对的关键所在。这种形式主义如同人们通常所说的“所有的牛在黑夜里都是黑色的”一样,是十分幼稚空虚的知识,然而它并不会从科学中消失,直到关于绝对现实的知识变得清晰得如同它的真实本性所包含的那样。

二、从意识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只能由体系的陈述自身来予以证明,就是说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还必须意识到,实体自身既包括共相(或普遍)或知识自身的直接性,也包含存在或作为知识对象的那种直接性。而且,只有当活的实体是建立在自身运动上时,或者

说只有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是真正的主体。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和简单的否定性,是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或树立对立面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对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那些认为只认识自在或本质就够了而可以忽略形式,以为有了绝对原则或直观就不需要使本质实现或使形式展开的观点,乃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形式对于本质就像本质对于自身一样是必需的,绝对现实绝不能只是被设想和表述为本质自身,而应当设想和表述为形式,并且具有全部丰富内容的发展形式,这样本质才被掌握和表述为现实的东西。

真理是全体。然而,全体只是通过自身的发展而达到完满的那种本质。关于绝对,我们可以说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结果,是现实、主体、或自我形成,但将其本质地理解为结果又似乎是矛盾的,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能使这个矛盾的假象得以揭示。开初、原则或绝对等最初说出来时只是共相,并未表述出它们所包含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把直觉当成直接性的东西表述出来,这里缺少一个向他物转化的中介。中介是纯粹的否定性,它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是一个单纯的形成过程,它通过一个积极的自我引导的过程使自我呈现出自我同一性,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同时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扬弃。因此,如果中介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被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造成了对理性的一种误解。比如,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一个自为地为人,只有具有了有教养的理性才成为自为的人。这里就需要一个单纯直接性的中介,即自为是自觉的自由,它静止于自身,并且不把对立面放在一边置若罔闻,而是与对立面取得和解。

上述所言亦可以表述为:理性是有目的的活动。我们所称之为自然的

东西之所以能够被提升是以对思维能力的误解为代价的,特别是否定对外在自然中含有的目的性将一般目的性的理念置于不光彩的地位。目的是直接的、静止的、不动的,但目的又是自我运动的,这种不动而动的目的就是主体。它运动的力量,抽象地说就是自为的存在,或者说是对它的一种否定的行动,即否定它仅仅才是直接的或仅仅才是目的这个片面性。因此,人们也同样可以说展开或实现乃是对体系的根据的一种反驳,但比较正确的观点是把开端的展开视为一种表示,它表明体系的根据或原则事实上仅只是体系的开端。

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它是自满自足的,同时是自在而自为的,这就是“绝对即精神”这句话所要表达的观念。但是,精神的这种自足性基于某种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而精神必须取消和超越这种客观形式,进而得到自己的存在形式,即说它必须是自己的对象,是直接的又是扬弃过的、自身反映了的对象。经过这样的发展,精神发现自己被反思,且意识到自身即是精神,即是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是精神用自己的天赋的要素为自己所建立的王国。

哲学的开端所假设或需要的意识是绝对的他在中的纯粹的自我认识,但这种因素只有在它的形成运动中才能完成。科学从这一方面出发,要求个体的自我意识去超越这种意识,以便能够与科学一起生活。而个体有绝对的自主性,也有权要求科学给它提供达到这种立足点的梯子并且给它指明这种立足点就在它自身。相反,如果意识保持在自身之中并不走出自身,以其自己的确定性为现实性原则,那么科学就产生了非现实的特征,完全地失去了精神——它仅仅是作为某种自在的或潜在的精神的内容;它作为目的,在开始时只不过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它还不是精神,而只是精神的实体。这意味着科学自在的环节不得不寻找外在的表现,把自己说明为客观的东西,并且努力使自我意识与自己合而为一,除此之外没

有别的余地。

在这部《精神现象学》里我所要描述的,就是这个一般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直接的精神,是没有精神的东西,是感性的意识。为了达到成为真正知识的目的,或者说为了产生科学的要素,产生科学的纯粹概念,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毕竟引导个人的精神从他的非科学的立场来到科学的立场,思考普遍的个人的和自我意识精神形式的发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能期望有捷径可走。

科学置于我们面前的正是这一文化的生成过程及其发展的所有详尽的丰富性和必要性,也展示文化是某种已经沉淀到精神存在中的环节并成为精神的财产。科学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于使精神洞悉知识究竟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阶段停留,因为每一个阶段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形式,只有当它被当作全面而具体的整体来加以考察时,或者说当全体是在它的每一个独特性之下加以考察时,整个发展阶段才算是得到了充分的和最终的考察。

对于这种行为的方式我们必须加以更精确的说明,即这个过程发生后我们需要对此加以更高级的改造,将具体存在转化为一种理想的表述形式,并超越我们精神所熟悉的那些形式。那种对具体存在本身进行处理的活动仅仅是特定精神的过程,即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的了,依此作为固定的出发点又构成固定的归宿点,无论怎么理解和证明只是类似地用来检验这些说法,跳不出固定而僵死的规定性,只是在它的表面上运动而已,因而是没有理解自身精神的表现。反过来讲,真正的知识则是把矛头指向这样构成的表象、指向这种熟知的东西,它是普遍精神的活动和思维的兴趣。

对于一个理念的分析就像这个理念被得出来时一样,不外乎是扬弃它的熟悉形式,扬弃抽象的直接性。当它脱离了自身的周围环境而与某种

别的东西相联结着,且实际上只有与别的东西联结在一起时,本身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才是某种自我运动、自我活动的东西,才应当得到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具体存在,或者说成了身外别无中介而以自身为中介的那种直接性,最终得到它自给自足的自由和独立,这就是否定性所预示的巨大力量,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是纯粹自我的力量。事实上,我们现在急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就在于通过扬弃那些僵化的和确定性的思想,使纯粹的思想变成概念,而纯粹思想这才真正是纯粹思想、自身运动,这才是它们的实体,这才是精神本质性。

三、哲学的认识

精神的直接的实际存在作为意识具有两个方面:认识和与认识处于否定关系中的客观性。精神诸环节都具有意识的上述两方面的对立,它们都显现为意识的形象。叙述这条发展道路的科学就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实体和实体的运动都是作为意识的经验对象而被考察的。精神之所以成为对象,因为精神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而经验恰恰也是这种运动,无论它是属于感性的形式还是单纯的思想,先将自己异化,然后从这种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未经经验过的要素展现出它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而且变成了意识拥有的财富。

在意识里发生于自我与作为自我对象的实体之间的不统一性,就是它们内在的区别所在,即一般的否定性。我们可以把这种否定性因素视为这两个对立双方的共同缺陷,但它实在是两者的特有灵魂,是它们运动着的精神。它们在这种否定性的推动下,将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过程,这就形成了逻辑或思辨哲学。

现在,由于对精神经验体系仅只包含了精神现象,因而这个体系看起来似乎对具有真理形式的最终真理科学是一种否定的东西,因而人们也

许会不愿意去和虚假、否定的东西打交道，而要求直截了当地走向真理。但是，我们不能不管不问这些看似虚假、否定的东西，这个观点前面曾经提及——这些看似虚假、否定的东西特别阻碍通往真理之路，而且有些真理可能暂时是以否定性形式存在的。

真理和虚妄一般被理解为属于那些严格确定的观念，这些观念声称各自具有坚定不移的本性，各据一方，完全孤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必须指出的是，真理不是一枚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虚妄也不像魔鬼那样是一种现成的罪恶，它只是实体的否定方面，而实体作为知识的内容还直接呈现于真理本身之中；更何况，我们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认识，某种东西被认错了。而某种东西是错误的意味着知识是不充分的，不能等同于它的实体，当知识与实体达到同一性时即是真理。同样，我们也不能因此说虚妄是真理的一个环节或甚至于是一个组成部分。在“任何虚妄都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东西”这句话里，真理和虚妄是被当成水和油来看待的，它们只是外在地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在对方被扬弃的地方使用。如同“主体与客体”“无限与有限”“存在与思维”等等这样的表述，当主体和客体被用来意谓是统一体时是不恰当的，并且它们也因此的统一体中不再意谓着原本所表达的意义了，真理和虚妄也是同理。

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无论是在常识中还是在哲学研究中，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固定不变的，是最终的结果，抑或是直接现成的知识。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恺撒生于何时？”“一弗隆包括多少英尺？”等等，自然应当给予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但这样的所谓真理其性质与哲学真理的性质是全然不同的。与之相关的观念，特别阻碍通往真理的道路，因此我将讨论一下数学知识，数学知识通常被非哲学知识视为哲学所应该争取而一直徒劳地没能达到的理想。

谈到数学的真理，尽管有些定理已经被证明是本质的东西，但数学知

识所需要的考察迄今是在事实以外进行的,在证明过程中它采取了确定的特殊要素和关系而放弃了其他,仍然还没有取得成为结果本身一个环节的那种意义和性质,其目的之贫乏和材料之缺乏的否定性应当被称为虚妄。比如,遵守一些规定画出线条,我们除了天真地相信作图会为得出证明的目的服务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证明过程中必然性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被一个外在目的控制着;数学的目的或原则是数量,而数量正好是非本质的、与概念性背道而驰的关系,并不涉及具体事实本身,并不触及及其内在本性或概念,因而不是是一种概念性的把握。在那样一种空虚的、无生命的要素里,我们发现的只是非现实的真理,固定的、僵死的命题。例如,数学并不考察线与面的关系,但当数学里比较圆的直径与周长时,它就违反了一种依据于概念的关系,一种脱离了数学规定性的无限的因素;内在的或所谓纯粹的数学,也并不是把时间作为与空间对立起来的时间,并不把它自己当成考察的第二题材,因而它只是实际存在着的概念自身,只是处于一种被限制的、瘫痪了的形式之中,得到的是一种不相干的、外在的无生命的内容;应用数学固然能研究时间,也研究运动和其他具体事物,但是它只是从经验中接纳一些综合命题,且只是在那些作为假设前提的命题上运用固定的公式,很显然这是在给予虚假的证明以价值,得到的依然是一种不相干的、外在的、无生命的内容。

与之相反,哲学并不考察非本质的规定,而只考察作为本质因素的规定性;它的要素和内容不是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自身建立自身的东西,在自我中生活着的東西,在其概念中存在着的東西;哲学的要素是那种产生自身的环节并经历这些环节的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构成了肯定的内容和真理,也包含了否定的因素,即被称为虚假的要素。同样,哲学不会把真实的東西或真理视为在一边静止不动的、僵死的東西,而是将其视为自在的存在,生命的运动。有关这种运动或有关科学

的方法有许多主要之点,这个方法的概念已经在前面论述中涉及了,不是别的,而是整体的结构在其纯粹和本质的形式中的展现。谈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智地看到,就连与哲学方法的问题有关的观念体系也属于精神文化的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阶段。这样说可能看起来有点自夸自负或者富于革命性的气息,但明白这一点是有意义的。

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精神在多种多样的知识中,在丰富的经验中,在感性的具体事物中,也在思想、原则中,或者说在一切现成的东西或一个坚固而稳定的实体中发现它的内容。精神有时候会跟随着它的内容前进不已,有时却以一种任意妄为的方式打断内容间的联系,并俨然以内容的一个外在决定者和处理者自居。排斥日常中的推理过程和科学里学究式的严格推理,那就是藐视上述的科学性,藐视一切科学性。

现在来谈一谈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三一体。三一体是由本能的洞察力所重新发现的方法,但是死的,没有概念的东西。在康德那里,它被提升为具有绝对意义的程度,因此真正的形式也就在真正的内容中建立起来了,而科学的概念也就此呈现。但是,这种形式主义认为只要它把图示的某一个规定当作某一个形态的宾语表述出来,就算是已经对真理形态的性质和生命作了概括的把握和陈述。按照这种取自图式而从外面粘贴到现实存在上去的规定性,我们眼见这种形式被降低为成为无生命的图式,成为一种真正的幻象,同时科学的有机组织也就被降低为图表了。这样被表述出来的,就不是内在生命及其实际存在的自身运动,而是像任何形式主义一样是僵死的无生命的知性表述,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干枯的、没有血肉的骨架。

科学,只有通过内在活动及其实际的自我运动才能成为一个有机体系,即一方面它使自己成为他物,即它成为自己的内在内容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个展开出去的他物或它自己收回于其自身。在前一种展开

运动中,否定性使得实际存在有了区别并建立起来;在后一种返回自身的运动中,否定性是形成被规定的简单性的功能。这样,内容所显示的特定特征不是从某种外物那里接受过来而外在地粘贴上去的,而是内容给自己建立起规定性来,自己把自己安排为环节,安排到整体的一个位置上。

以上所述,就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真正科学的知识要求忘我地进入认识对象的生命,把自己降低为实际存在的一个方面,综观自身全部内容的整体,深入到物质内容中去,且随着物质运动而前进,从而返回于自身,转化为它自己的更高的真理。就像我们前面已说过的原则那样,实体本身即是主体,一切内容都是它自己对自己的反思。这样一来,实体存在从本质上说就是思想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其中所包含的原则,即存在就是思维,这就透露出一种与通常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那种无概念的说法,即这种思维活动不是把内容当成某种异己的、外在的活动,也不是从内容出发而返回自身的反思。科学不是这样一种唯心主义,它既是深入于内容又是返回自身的,是一种瓦解或消融自身的行动,从而把自己变为整体的环节的行动。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从实体的自我意识角度论述了知性的意义,这里将从实体作为存在的角度来论述,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知性的意义。实存是质,是自我同一的规定性,或者说是规定的单一性,这就指出了知性是一种朴素的、单纯的思想,表现为稳定的、固定不变的和持续存在的,它的他物就在它自身之内以及它的运动是自身运动,也就是说它包含着瓦解或消融自身的过程。如此说来,知性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形成过程,也就是合理性。

实存是自己的观念和唯一存在的性质,构成了逻辑必然性。只有逻辑的必然性才是合理的东西,才是有机整体的节奏,它是内容的知识,正如内容就是概念和本质性一样。科学方法的这种性质,部分地在于方法与内

容不分离,部分地在于方法以自己的中介来规定其运动的节奏,这种性质就像我们前面提及的那样,只有在思辨哲学中才能找到它真正的表述。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人从反面向我们证明一个真理原来不是如此这般,这个过程相反是如何如何以及说一些相反的断言,它的真理性也同样是不会被驳倒的。——这种态度乃是科学当初在遇到不熟悉的东西时所惯常采取的第一种反应,这是为了借以挽救科学自由,并在外来权威面前挽救自己的权威,也是为了避免接受或学习之所形成的耻辱。同样的,这种反应也表现在对某种不知道的东西的欢呼喝彩与热烈接受里,例如对那种曾经是极端革命的言论和行动的东西的接受。

四、哲学研究中的要求

因此,科学研究者要能够忍受概念反思的艰难跋涉,忍受在观念形式中费力的思维。为此,我们需要专注于基本的、纯粹的和自我规定之类的活动,比如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自我同一性等等,而且必须放弃打断概念思维运动的固有的节奏,也必须避免引入从别处得来的意见和反思,即要注意和了解观念真实性的本质条件。这时,我们需要一种叫形式推理的思维,它避免扰乱概念的内在节奏,不以任意武断和别处来的智慧进行干涉,本身就是概念的一个本质环节。

概括来讲,形式推理的程序有两个方面,即形式思维和概念思维。这两个方面相互对立,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形式思维的推理对于认识的内容采取否定态度,善于驳斥和消灭内容,但又不能超越自己而达到一种新内容,而是从别的地方抓住别的东西以便重新得到一个内容,这就意味着不但其内容是空虚的,而且本身也是昏庸的。与此相反,概念思维推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否定方面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它规定着特殊的否定,而且自身即是内容要返回的那个自身,从而它也是一个肯定的内容。

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的推理思维,不论以表象为内容,或以思想为内容或以两者的混合物为内容,总有另一个方面使得它难以进行概念的理解,因为它表述着理念,而理念是作为思维理解的过程而出现的。因此,形式推理主体充实着自己的内容,它不再超越内容,并且不再有别的宾词或偶然性。这样一来,内容不再是主体的宾语,它就是实体,就是所谈东西的本质和概念。在这里,概念思维的进行就受到了阻碍,甚至是遭到了反击。因为它从主体出发,仿佛主体始终可以作为基础,可是当宾语即是实体时,主体转化为宾语已被扬弃,如此思维就不能再自在地存在,而不得不与内容自身同在,被束缚和控制。

上述所说可以更正式地表述为:一般判断或命题涉及主词和宾词的区别,并且容易被思辨的判断所破坏,变成包含着对上述主语与宾语关系的反击,如此一般命题的形式和概念统一性之间则会发生冲突,犹如音节和重音之间在韵律中所产生的那种冲突。哲学命题的形式乃是特殊意义的体现,宾语本身被表述为实体,而主体直接也就在宾语中存在乃至消失在宾语中,如此主语和宾语实现和谐统一,这就是在其中听不到重音了的统一。

人们常常抱怨,即使一个人具备了理解哲学著作的必要文化条件,仍然感到哲学著作难以理解,必须经过反复的研读才能理解。产生这种抱怨的原因在于,上述那种对于思想很不习惯的抑制。哲学命题作为命题,很容易令人想到有关主词和宾词之通常关系的见解,但这种见解很有可能是把思辨和推理这两种思维方式混淆在了一起,没有意识到主词所表述的,有时候意味着它的概念,而有时候仅仅意味着它的宾词或偶然性,因而将思辨和推理两种方式予以混淆,结果就走入了困境。——思辨和推理的方式是互相干扰的,唯有上面谈到的那种哲学表述方式才会有伸缩性,从而能够严格地排除一个命题两个部分之间的那种通常关系。